

234
A0234



自由魂

著 衍 夏



J
102123
19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庫
第

魂 由 自

著 衍 夏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二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贈

自由魂

(三幕五場)



——詩人的任務，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而在敘述可能的——就是依據著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以發生的事件。歷史家和詩人的不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後者用韻文之點；他們的相差，可以說是在前者敘述實在的事件，而相反地後者敘述可能的事件之點。

——亞理士多德詩學

——有一種沒有根底的見解，以為演劇的機能祇在保留偉人的面影；但這就是歷史的任務，而不是演劇分內的事了。我們在舞台上應該學習的，不是道人或鄙人做了些什麼，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別的人物，被安置在特殊的環境裏面，他們將要做出些什麼來的事情。

——G·E·威辛漢演劇評論

序 幕

人：處：時：

一九〇〇年（光緒庚子）秋九月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郊

鄉民甲 六十歲以上

同 乙 十六七歲

同 丙 三十歲

同 丁 全上，除過一點書

小孩，二

地保阿桂

知縣

秋瑾 二十六歲

王延鈞（子芳） 其夫，部郎之類的京官

阮財畜 拐着一條腿的農民

皂隸 作親兵等若干人

鄉人男女小孩多數

離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右手是涼亭的一半，橋斷舞台的是一條破碎殘敗了的石板路，靠路都是稻田，有的已經收割，有的還垂着金黃的稻穗。蔚藍的天，遠遠的阡陌，墳堆，路旁和墳邊的樟柳樹木，太陽直射着，舊歷九月初，但是天氣還是很熱，遠近還有斷續的蟬聲，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調一樣。路上和涼亭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好像在期待着什麼有刺激性的消息，暮昏時幾個小孩從路的一端奔回來，七張八嘴地喊着：

小孩
一來啦！

小孩二 來啦，大老爺的涼傘也看見啦。

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趕人。噢，噢——

小孩二 站開，站開，知縣大老爺來啦，噢——

（羣衆男女擠過去看，伸長了頭頸也望不見一些影子，小孩鑽進人叢去，大家又退回來，大家起哄的時候祇有鄉人甲坐在涼亭檯上吸旱烟，不動。）

甲 我早說了，又是空頭頭！

乙 （從人叢中抓住一個小孩，使勁地一推）小鬼瞎起哄，荒年亂世，染缸翻，謠言多，連這些小鬼也會造謠言……

甲 這都是閏八月鬧壞的，逢到閏八月，一定有刀兵，咸豐元年，末年，都是閏八月，那一年不是……

（對於他的「老話」好像大家已經都不感到興趣了。）

小孩一（不服氣地對乙）在塘上明明看見地保阿桂拿着藤條在趕人，喊着，「站開，站開大老爺來啦！」

甲（解說似的）那兒能這樣快，驗一個尸，也要翻來「無故」，翻去「無故」地驗這壓大半天，況且今天要驗五個……

丙 噫，方才說四個，為什麼又變了五個啦？

甲 你不知道，給洋炮打死的是四個，一個女的聽見男人闖了禍，給洋人打死了，就在桑樹上上了吊。

丙 好利害，一桿洋炮，打死四個人。

乙（接上去）誰說一桿？教堂裏的洋炮不止一百桿，都是從杭州運來的，吃教的不論男女，每人都有一桿。

丙 怪不得，這樣的時勢還有胆子住在鄉下。

甲 城裏還不是這樣，京裏出了事情之後，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帶了洋炮啦。

小孩二 (對甲) 阿慶伯，你怕不怕洋炮？

甲 (吃了一驚，搭訕他) 爲什麼，我又不學過神拳。

丁 (從旁冷冷地，一邊用火刀打着火) 學了神拳也不中用啦，洋人破了京城，皇帝逃到陝西去啦。文武百官都向南邊逃，一條大運河也給官船擠滿了。

丙 運河？

丁 「隋煬皇帝造運河」的運河啊。

甲 (慨乎言之) 長毛造反的時候，大家逃到北邊去，洋鬼子違反大家又逃到南邊來，這是天數，「天數難逃」，逃了有什麼用？

乙 (好奇地問丁) 人家說，學會了拳可以避槍砲，爲什麼義和拳也會打敗呢？

丁 洋鬼子學了拳，鴻鈞老祖的法術被他們破了，他們用烏雞白狗的血，加上女人下身的

曬乾，滾在噴筒裏射出來，符咒就沒有用。

（大家熱心地在曬，猛不防乙大聲對一個女孩子喊，）

乙 小阿貞，當心被吃教的捉了去，別再在天主堂門口走啦。（輕薄地笑）哈哈。

（女孩驚惶失措逃走，大家哄笑。）

甲 對啦，洋鬼子捉了女人去，就是這個用處。

丁 用處可多吶，譬如眼烏珠，……

（幾個小孩又不知看見了什麼而跑出去了，大家望着遠去。）

聲一 來啦，來啦！

聲二 阿桂！阿桂！

（人羣浮動了，大家閉了嘴，等着什麼消息，戴着紅纓帽的阿桂手裏拿了藤條，氣吼吼地登場。）

小孩一 阿桂伯

小孩二 來啦沒有？

阿桂 (和衆人中一兩個略略地點了點頭，帶囑地) 大家站開一點，知縣大老爺就要來啦，

站開，站開！(將小孩推向路旁) 遠遠的看，不准走到路上來。(提高了聲音) 跟大老

爺在一起，有幾個教堂裏的人也要進城去，他們經過的時候，大家不准講話，(向大家

一瞥) 洋炮是不生眼睛的！(用藤條攔着人，正要下場)

甲 阿桂哥，辛苦煞啦！大熱天氣。

阿桂 (搖頭) 吃了這碗飯，還罷不幹嗎？

甲 驗完啦？

阿桂 好容易！(做一個不願給人聽見的手勢，可是聲音還是很響) 喂，死人身上的眼睛都

挖掉啦！

甲 眼烏珠（一怔）

乙 挖掉啦？

阿桂 騙你？（回頭來驀然看見了財富也夾在人叢裏面，便狠狠地）什麼，財富你拐出來幹什麼？你也看熱鬧！

阮 不，……（支吾）我是過路，……到城裏去探一探阿狗……

阿桂 探什麼，把草舍廬出來就得啦，你得當心，官司沒吃先吶，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走開，看什麼！

阮 （害怕地哀告）阿桂哥，讓我息一息腿，一會兒就走的。

（有人竊竊私語，阿桂用藤條趕着人下。）

阿桂（聲） 站開站開，擠什麼？

乙 （跑到丁身邊）死人身上的眼烏珠都挖掉啦，方才地保阿桂講的聽見了沒有？

丁 還有什麼稀奇，大夥小怪，洋鬼子在中國人身上最重要的就是脫烏珠，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樣。

甲 （夾上來）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麼用啊。挖了去……

丙 知道知道，挖了去造千里鏡。

丁 聽說挖了去造洋藥水，拍照相。

丙 （好奇地歪著頭）

丁 （得意了）眼烏珠，小孩兒的心肝，女人的經水，一起用藥水化了。這就是拍洋畫的藥水。

丙 （小孩們睜着眼睛聽著，一步步地走近來。）

丁 （佩服）你真是「百曉」，什麼都曉得。

丁 這又不能隨便講的，書上看來的！

丙 這事情上了當？

丁 對啦，吃教的人死了之後，把尸首擺在黑房間裏面，洋人用一把小洋刀，一塊白布……

（正要講下去的時候，乙冷不防的用兩個手指裝着挖眼珠的手勢，對准了歪着頭在聽故事的一個小孩的眼睛。）

乙 （發出恐怖的聲音）噢，洋鬼子來挖眼睛啦！

小孩 （哇的哭了）啊……媽媽……（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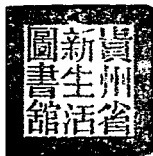
（衆人大笑，趁這機會，阮財富擠進一步，在路邊蹲着，仰起了頭問：）

阮 阿慶哥，知縣老爺真的要從這兒過嗎？

甲 （隨便地）不從這兒過，大家等着看什麼？

阮 唔。

乙 財富你們阿狗……什麼時候能放出來？



阮

（搖頭）誰能說。（垂頭喪氣）

丙

本來就是你不見機，黃七虎要你一塊地，你能不給他嗎？出錢向你買，你偏不賣，好，好，酒不吃，罰酒，耶穌的招牌請出來啦，要了你的地，抓了你的人……

乙

（接上去）地上的春花掘掉啦，阿狗的屁股打爛啦，現在，連你的茅蓋草舍也得拆掉啦。

丁

（教訓似的）跟你說，現在這個時候，帶一個洋字的東西就惹不得！對啦，洋狗也比草狗威風！

乙

黃七虎本來已經够霸啦，今年進了教，你還能跟他拗？知縣老爺也得讓他三分，你算得什麼？真是藥山頭上動土！

阮

（哀痛地）可是，我們祇有這塊地，要了去，叫我們吃什麼？我……

喂，財富，你倒可以去進義和拳，他有教，你有拳，請大師兄來跟耶穌提一下，嘿……

甲

（故意地將眼睜望周圍一掃）當心啊，小夥子講話，貼在城門口的告示看見沒有……

（遠遠約有羅聲。大家不期而然地向後一退，中間讓開了一條大路，阮財富沒有動，慢慢地站起來，臉色青白，咬著嘴唇，羅聲近了，大家又慢慢地望前擁，財富在人叢中掙扎着，一個鄉婦被他擠了，怒目對他，但是看了他那副可憐的臉，面色也就平和下去了。）

鄉婦

你急什麼財富。

阮

不，我要看一看。

（話未完，羅聲更近，阿桂又來攔人了，財富低下了頭，向後退，差不多跌倒，鄉婦扶住了他。）

阿桂

站開站開！（下）

（打荷編，撐着涼傘，知縣的親兵，佯作，皂隸，接着是知縣的轎子，登場，大家靜默而好

奇地看著，轎子接近涼亭時，突然的阮財富從人裏裏撲出來，攔轎跪下，喊：

阮

青天大老爺伸冤，冤枉——

（全場人都怔住了，兩個親兵攔住了他，轎子也停下來了，知縣從轎子裏附出上半身來，怒容滿面，但掩不住驚惶之色）

知縣

混賬在本縣經過的時候——

阮

（掙扎）大老爺，替小的伸冤——

知縣

什麼事，要這麼大驚小怪的。

阮

青天大老爺，黃七虎霸佔我的田地，割掉我的春花，又要拆掉我的草舍，連我的兒子，

阿狗，阿狗也捉——

知縣

（不耐煩的樣子）有狀子沒有？

（親兵搜他的身邊。）

兵 回老爺，沒有狀子。

知縣 沒有狀子，那你告什麼？

阮 (發急) 大老爺替我伸冤啊，(叩頭) 小的就死也……

知縣 (麻煩，但是態度却已經變鎮靜了) 你有什麼冤屈的事要告狀，得寫一份狀子，到衙

門去告，這樣的彌縫告狀，照皇法是有罪的！(揮手) 帶下去，有什麼事，補一份狀子來。

阮 (親兵拉他下去的時候，拚命地掙扎) 大老爺，小的沒有錢，沒人肯替小的寫……

知縣 什麼？(一轉念，就表示愛惜百姓了) 唔，沒人給你寫狀子，(對聽差) 來將這——

對阮！你叫什麼！

阮 小的叫阮財富！

知縣 將這阮財富帶回衙門去，要文案給他補一份狀詞……

聽差 是。

（正在這時候，阿桂滿頭大汗地奔來，在知縣轎前打着杆。）

阿桂 小的該死，驚動大老爺啦，這老頭兒是——有瘋病的。

知縣 什麼？有瘋病的！

阿桂 他的兒子跟黃七老爺吵架，黃七老爺拿名片兒送去辦啦，他沒處出氣，就這麼瘋瘋癲癲的。

知縣 那個黃七？

阿桂 黃七虎，（自愧失言）不，就是黃鐵珊老爺，黃七老爺爲着要開一條水路，打算買他的塊地，他不肯賣……

知縣 （吃驚，用手示意轎夫，走出轎子來）黃鐵珊？不是在天主教堂管事的……

阿桂 大老爺說得對，今年春天進了教的……

知縣 （顏色也變了）還了得，（指著阿桂）這刁頑的東西，在這樣的時勢，還敢跟教民吵鬧？

你有幾個腦袋？（一半是說給圍觀的百姓們聽）上頭三令五申的會衛保護教堂，不准跟洋人和教民爲難，你們難道全不知道嗎？昨天動衆打教堂的事情還沒辦了，說不定洋人會派兵船來；你（指潘阮，切齒痛恨之狀）居然還敢爲了一點兒小事情跟教民告狀，混賬那簡直是有意跟本縣搗蛋！

阮

（拚命地）大老爺，……這是人命大事啊！……

知縣

什麼，還敢和本縣挺撞了！得！看模樣就不是個好百姓，放着這些刁民不辦，那簡直是要造反啦！來將這忘八抓起來，重辦，一定得重辦！

（親兵用手銬銬住財富，財富放聲喊）

阮

大老爺！難道打了教就可以霸——

（旁被親兵用手掩住了，鄉民交頭接耳地議論，知縣正要上轎的時候，舞台右方一方一個女子的聲音）

聲

快啊，看一看有什麼，不，我偏要看！

（一邊向後面招着手，秋瑾登場，短衣長裙，這是當時最新的時裝，手裏拿着一束折下了的桂花，鄉民大家回頭凝視着她，她毫不理會他人地擠進羣衆裏面，他的丈夫

——王延鈞，勉強地跟在後面，人們讓開一條路。）

秋瑾

（走到阮財富身邊）他方才喊的是什麼？

（大家睜目望着她，不答）

知縣

（驚訝）這女人是誰？

阿桂

（惶恐地）本城秋公館的大小姐，才從京裏回來的！

知縣

（點頭仔細地看她）哦……

秋瑾

（看清了財富）啊，你不是財富嗎？

阮

（好像天上放下了救星）啊，大小姐，救救我……

秋瑾

（望着衆人）他犯了什麼罪？我知道他是好人。

（王廷鈞沒辦法地祇能上前一步和知縣行禮。）

王

老公祖！

知縣

噢原來是子芳兄，巧極啦，什麼時候……

王

前三天纔到，還不會來拜訪老公祖……

知縣

不敢不敢，天很熱，今年的夏天特別久……

王

是啊，快到重陽啦，還拿着扇子，哈哈。

知縣

（轉換話題，）子芳兄從北方來，覺得京城的大局怎樣？這幾天的情形，不是很可慮嗎？

王

兄弟是六月底離開北京的，所以以後的情形就不很清楚，一條大運河，全給大小的官船擠滿啦，幸虧我們的船隻小，還能在船縫裏鑽，好容易一天趕這麼三五里路，要等晚上水靜的時候，才能勉強地趕快一點……

知縣 那還是太辛苦啦。唔，子方兄這番是外調，這是回南邊來望望貴親……

（秋瑾和阮靜了幾句，回頭來望着他們談話，到這時候耐不住了！一般。）

秋 （抱怨似的，對廷鈞）喂，人家在受罪吶，你還是這麼海闊天空的……

王 （筆聲）唔唔，（招着秋）來，見老公祖！——這是內子。

（秋勉強與知縣相見。）

知縣 （對王）嫂夫人有好多年沒有回家了吧？

秋 （答非所問）這人是從前我家裏的老長年，爲什麼要拷他？

王 （回頭責備妻子）什麼話！在老公祖前面。

知縣 （振作一下官威）子方兄還不知道，現在的事情可真難辦啦。北方的那種排洋滅教的風氣，漸漸的傳到浙江來啦，吳德樞的案子鬧得滿城風雨，上海的總領事打電報給余軍門，說要派兵給到浙江海面來，不巧平陽瑞安又鬧了教案，昨天南鄉的益民總信

了謊言，明火執杖的去攻打教堂，結果反被教民格斃了五個。兄弟方才檢尸回來，巧巧的這姓阮的又來告狀，一問案情，知道又是跟教民爲難，那不是——

王

（有點惶恐）老公祖真是宵旰劬勞，爲民——

秋

（無着）可是方才問了他，阮財富不會和吃教的爲難，倒是吃教的要強買他的田地。

知縣

（故作嚴重）子芳兄，可知道省裏有密電來，今後再有刁民與教堂爲難，一律格殺勿論！（又掉轉來做人情）可是，既然這姓阮的是嫂夫人家多年的傭工，那祇要子芳兄

秋

肯保一下，今後不再與教民糾纏，兄弟一定可以從輕發落，——
從輕發落？那麼他的田地呢？他沒有犯罪啊。

王

（攔住秋）別多講話（對知縣）這案情關係太大，還請老公祖帶去訊辦，兄弟不敢

秋 你不肯保他？我，我哥哥一定可以保他的。

知縣（順水推舟）那也好，祇要費章兄担保，兄弟理得幫忙的，來放了他，交給王太太帶回去。

王（怕受累）可是……

知縣 子芳兄，嫂夫人，可別看輕了浙江的教案，譬如平陽黨的案件，表面上是愚民反對洋人傳教，可是背後是有很大的陰謀的，就是說革命黨在利用機會，跟大滑搗蛋，平陽黨的「平陽」這兩個字，就帶着打「平洋」人的意思，這裏面的王招康，王金發，都跟上海革命黨首領蔡元培有來往，他們不懂排斥洋人，還要幹什麼種族革命……

秋（失聲）王金發不是那有名的……

知縣 對啊，中過試秀才，到日本去留過學，可是現在是落草啦，浙東第一個大強盜！（不自禁地）真有這麼一個人，我倒很想見他！

王

（怒目視之）胡說信口開河。

知縣

（這時候親兵已將阮財放了，押着到知縣轎前來叩頭，知縣向王拱手告別。）
子方兄，嫂夫人，兄弟少陪啦。這阮財交給嫂夫人，還請好好的管教他。

王

（恭敬地）多謝老公祖……

（知縣上了轎，下場。正在這時候，鄉民們的眼光不期而然地注視左方，讓開路，四個背着刀的親兵，保護着三個「教民」過場。大家以好奇的眼光望着，直等他們將下場的時候……）

乙

（故意地）呸！（吐痰表示輕蔑）

許多人

（同樣地）呸！

（教民回轉頭來，乙就很快地望人裏裏鑽，教民們將他們瞪了一眼，下場，大家才透了一口氣，笑了。）

丙 (做出一種壓不起的樣子) 神氣什麼，死了給洋人挖眼烏珠的……

甲孩一 剖心肝，做洋藥水！

小 又不死了爹娘，手裏拿這麼一棍「哭喪棒」。

(鄉人哄笑。看着他們這種態度，秋連禁不住笑了。但是這種笑痕很快地消失在儂惘的表灣裏面。)

秋 誰說吃教的要挖心肝。取眼睛？

丙 (和太太們講話，有點的胆怯和害臊) 都是這麼說，昨天打死的人，眼珠兒都給挖掉啦。

秋 (對鄉民) 吃教的要剖心肝，挖眼睛，這全是假話，義和團造了騙人的，大家別相信……

王 跟他們說什麼，走啦。

甲 可是，方才地保阿桂說他親眼看見打死的人，眼珠兒都給挖掉啦……

秋

（肯切地）洋人要取中國人的心，要取中國人的眼，這話是有理由的，但是他們不一定真的要刀來剖，……懂得嗎？他們用上帝，天堂那些話來騙中國人，要我們死心塌地的相信，閉着眼睛聽話，那實際上就是取了中國人的心，挖了中國人的眼，……！

（鄉人們圍攏來聽，但是王廷鈞窮態畢現，扯着秋瑾欲走。）

王

跟他們說有什麼用，走吧，時候不早啦。

秋

（秋瑾揮開他的手，繼續下去。）

……洋人欺負我們，大家要報仇，這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能跟北方的義和團一樣，打拳唸咒，這全是騙人的鬼話，什麼也沒有用，我們要唸書，識字，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指著人叢中的兩個女人）女人也要跟男人一樣，放胸，唸書，……（王又扯秋走）練兵操，和洋人一樣的，我們也要有槍砲，……

王

（用力地扯著她）什麼啦，你瘋啦嗎？這樣的時勢，……（對鄉人）走，走，站開！

秋

(掙扎) 什麼的,你老是樹葉兒掉下來怕打開箱!……(回頭來對大家) 中國人再

不這樣幹,就要做亡國奴,那時候洋人真可以來挖心肝,挖眼珠兒!……(被拉着下場)

王聲

走開!走開!

阮財富 一拐一拐地跟在後面,大家拍手,喊好。

——幕

第一幕

時： 處： 人：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冬

北京

秋瑾,二十九歲

王延鈞

吳蘭石,秋瑾的女友,四十歲

僕婦

秋子，六歲

秋女，滿兩歲

其他

王延鈞京寓的書房，他是一個小京官的身分，但是家道相當富有，所以佈置得很不俗氣，正面後方是玻璃和合窗，掛着濃紫色窗帷，沿窗橫放着一張馬鞍式書桌，和官椅，右手靠後方是一排書架，十景欄等等，左手是一扇通內室的角門，虛掩着，炕床，鋪着地氈，相當古雅的陳設，但是正中掛着的大保險燈，桌上的玻璃罩，自鳴鐘，和壁上的洋式鏡框，破壞了舊式書廳的空氣。火盆燃燒着，下午，在下雪。

自鳴鐘慢慢地打四點，幕啓，王延鈞斜躺在炕床上吹水烟，秋瑾坐着看報。暫時沈默，窗外風聲。

秋

（忿然地將報紙往地上一擲）「哼，中國政府，真是個囊中的鷄，水中的鰓，定要把個祖國瓜分了才算數！」

王

（多少吃驚，但是，對她一瞥之後，又照常地吹煙了，這樣的憤慨話，看樣樣就知道他已經聽得很多了）「老是這麼大驚小怪的……」

秋

（又拾起報紙來，用手背蔽着）「你看，國家快要亡啦，這是一點兒好事情也不做，還把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抓起來賣去，南方抓了鄭容，章炳麟，北方好像也得抓個王照湊湊數。」

王

「唔。（不感興趣，懶懶地欠伸）」

秋

「日本跟俄羅斯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這還是什麼「本朝龍興之地」，而中國居然能够宣佈什麼局外中立，這不是「局外」得很奇怪嗎？奉天給佔據啦，增祺給監禁啦，我們唔，唔，抓幾個手無寸鐵的革命黨……」

王

得啦得啦，從拳匪那一年到現在，你已經整整的變了三年啦，可是德講有什麼用？國家的事情，一個兒在家裏喊是什麼也沒有用的！

秋

對，在家裏講沒有用，那麼你為什麼幾次三番的不准我到日本去？（走向王）

王

這事情且不必講，我的意思是說國家的盛衰，一半由於人為，一半由於天數，你老是焦灼有什麼用呢……

秋

（搶着）我不愛聽，什麼叫天數？

王

（放下了水烟筒）中國幾千年來，沒有一個永遠不敗的朝代，盛極了一定要衰，否極了泰極能來，這就是天數，對於天數，不論你有天大的本領，還是沒有用的，（秋欲參語，王以手制止）你不見李鴻章李文忠公嗎？他的經濟，在中國也算得沒有第二個啦，可是他操了一世的心血，終究還是個沒用，像我們這樣的……

秋

（漸次興奮，話裏帶一點諷刺的口吻了）照你說，我們得聽天由命，讓中國衰下去，讓

洋人興起來，準備做順民，做奴隸……

王

那也不是這樣說，古人說得好，「不在其位，不謀其事」，一個國家總該有個國法，像你一樣的大家喊喊嚷嚷的談論國事，今天屬政府，明天談革命，恐怕國沒有救成，國家的秩序早已經亂啦。

秋

（冷冷地）唔，你閉口就是古人，閉口又是聖賢，（質問）你知道古人和聖賢講的話裏面，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句沒有？

王

（強辯）有這麼一句，可是你得聽清，（輕薄地）這祇說「匹夫」，沒有說「匹婦」，你是一個女人——

秋

（忿然作色）女人不是人嗎？

王

（攔住她的話）女人是人，但沒有救國的責任，（用一種說服的態度）我跟你講過很多次啦，即使國家有了什麼不幸，天下後世，也決不會責備到你們女人身上的。

秋

王

秋

錯啦，說國是每個人的責任，不需要旁人誇獎，也不必要旁人責備，（掉轉話頭，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唔，對啦，你說！你不僅是一個有責的匹夫，而且是一個吃了國家俸祿，吃了民間脂膏的官吏，你自己盡了你的責任沒有？吃花酒，打牌，這算是你的「在其位，謀其事」嗎？我跟你說，中國好好一個幾千年的大國度，弄成現在這個極窮極弱的地步，大部分都是你們這班醉生夢死，祇知自己，不知國家的官僚的責任！

（老羞成怒）不跟你搶白，你還是個什麼樣子！跟丈夫三天不隔二的吵鬧，這就算作主張的家庭革命？（勉抑感情）汝也是名門出身，念過書，你總得知道劉大家在女誡上講過的話，「生男如狼，猶想其庭，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氣烘烘地坐下）你就是這些書念壞啦，一點兒也不懂得權變，只知道詩云子曰，拘泥了書上的一兩句話，食古不化，照你說，科舉也不必廢，立憲也不必立，一切不管，讓洋人來……（憤極頓足，發作的地）這樣的黑暗世界，我再也默不下去啦！

王 默不下，哼，上哪兒去？

秋 到日本去！（決然）

王 咱家是閨閣人家，不能有革命黨的媳婦！

秋 到日本去唸書就是革命黨嗎？

王 可以這麼說。

秋 那麼我就算是革命黨！

王 我可不准你！

秋 你不能干涉我！

王 我是你的丈夫！

秋 你做丈夫的不能干涉我唸書，正像我做妻子的不能干涉你嫖賭一樣！

王 （站起來）我好好的規勸你，你竟越說越不是話啦，怎麼說來說去，終是些男女平權，

家庭革命，聽了這種混賬的話，就像着了魔似的，永也勸不醒了，我現在不再跟你空費口舌。你真個要去，你就去，只是你與我沒有半點兒情分，（威脅地）我得先休了你，再讓你到外面去！我可不能讓我的妻子在外面丟臉。

秋

（昂然）很好！我可以不做你的妻子，但是我不能不做一個中國人！你寫休書給我。今後有什麼事，我自個兒承當，決不會連累你，決不用你姓王的名字。

王

（掩不住內心的狼狽）你當真要這樣幹？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啊。

秋

（這時候奶媽抱了一個二歲的孩子，牽着一個六歲的男孩登場，孩子啼啼啼地進來，但是看見他父母沈着臉鬥嘴，也祇能呆着不做聲了。）

奶媽

（緩緩地）老爺今天爲什麼不去打牌……（對秋）康太太來啦，請到這兒來坐（軟化下來）好啦好啦，別攔鬧驚扯啦，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這位女詩人談一下。完

王

竟誰是誰非，她總該不是頑固派吧，……我也有事……（走向內房）

秋 不，我不能像你一樣的說過就算，我自個兒的事不必跟別人商量，你話已經講出啦，你寫信寄給我，我明兒就回南邊去……

秋子 （走近秋身邊）媽。

（秋摸着他的頭髮，眼望着王）

王 你再仔細想一想，你已經是兩個小孩的母親啦，你家裏還有一個年高的……

秋 （斬釘截鐵）這幾句話我已經聽厭啦，你得講跟你自己聽，你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你管教了他們沒有，花天酒地的……（轉念）唔，不跟你講這些話，我已經想够啦，想了幾個月，幾年……

奶媽 （插一句）奶奶，廉太太來啦……

王 （忿忿地走向內室去）別憑一時的高興，過幾時懊悔的時候（走進內房）……

秋 (接過奶媽手中的小孩) 請這兒來坐。(奶媽下)

秋子 媽明兒回南邊去。(高興) 外婆家……

秋 (不語，點頭)

王 (從內房披了大氅，戴了皮帽出來) 你沒有經歷過世上的風霜，凡事看得太容易

……

秋 別將話扯開去，你已經講過啦，寫休書給我，你……

(吳蘭石登場，與忿忿地與出門去的王恰恰對面遇着，吳蘭石是他家的熟客，兩人招呼。)

吳 什麼。這大冷天還有應酬？

王 不，一點兒小事情。……請寬坐，我少陪啦。(下)

吳 (望了望散在地上的報紙) 不巧極啦，我倒正有點兒事情要跟他商量。……(担着

秋瑾抱著的孩子的手，喔，幾天不見，又好像長大了。

（勉強振作）跟他商量什麼事？

吳

我有一部家藏的董香光的小楷史記，想出錢，不知道他的朋友裏面有受主沒有？

秋

要出錢爲什麼？

吳

這不是爲了李蘋香的事嗎，上次和您講過的，那樣聰明的女孩子，讓她混在班子裏，不是太可憐嗎？

秋

就是您在上海遇到的那個「詩妓」？

吳

對啦，她最近有信來，現在各方面都講妥啦，她自己也有幾個朋友肯幫忙，我想將那部賣了，湊一湊數。

秋

（強笑）您真是個菩薩心腸，可是賣掉了，南園先生不會生氣嗎？上次爲了一部碑帖，不是還跟他的老朋友劉鐵雲發了那樣大的脾氣嗎？

吳

（笑了）那一半也是老鐵的脾氣太古怪，這事情他是知道的。

（奶媽端了茶，從秋手中接過孩子，欲下。）

秋

（叫住她）叫王媽給我收拾行李，今晚上要整好的。

（奶媽胆怯地望着吳，點頭下場。）

吳

（吃驚）什麼，您要回南邊去歸葬省親？還是老伯母有什麼……

秋

還有什麼歸葬，我這一次簡直是大歸啦！

吳

（怔住了）什麼，又是兩個兒拌嘴？

秋

（坦然，但終於掩不住傷感）唔，說拌嘴吧，可是這已經是最後的一次了，我決定了到

日本去，他剛纔說要給我寫休書，（振作一下）我這番打破了家庭的範圍，您應該慶

祝我（望着吳的表情）

吳

唔，原來，所以我進來的時候你們兩個兒的顏色都不好看。（仔細地望著她，誠懇地）

可是彌柳！您別生氣，我還是怪您性子太躁，爲什麼一定要這樣的弄假成真，鬧到這個田地？日本現在正在跟俄國打仗，亂世荒荒的——

（多少有點訝異）什麼，大姊您也講這樣的話？方才他還說您該不是頑固派，可是聽了您的話——

（禁不住笑了）也許，我已經是老「新黨」啦，可是我怕的是你志氣過高，宗旨太新，況且您年紀輕，不懂得人情世故，萬一有什麼差錯，我做大姊姊的就不放心，況且，彌柳，您知道家庭革命，男女平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情，一定要腳踏實地的——
好啦，大姊，我去唸書，就是腳踏實地的第一步啊！把自己關在家庭裏面，能做得什麼，

秋 吳

（知道不能勸阻了）那麼您到日本去，打算研究些什麼？
（熱心起來）您看，我應該學些什麼好？

吳

我嗎？您既然主張喚醒女界，改革家庭，那麼我以為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應該是女子師範、家政學、保婦科……

秋

（不等她講完就搖頭）啊呀，大姊不要說了，這些都是家常的瑣碎事情，學了回來，也是無關大事的，您知道我的性子，我能做得這些事嗎！我希望全中國的女人都能和男子平權，不再靠男子，所以……

吳

那麼我猜錯啦，你一定去學什麼醫學，看護，蠶桑，或者和女子職業有關係的工藝，譬如

秋

更不對啦，（笑）醫學，看護，固然也是救人的學問。可是它能救得我所要救的那麼多嗎？

吳

（正色相告）您別把這些太看輕啦，在西洋，女人學醫藥和看護，都是很神聖的，有許多貴族女子，都捨身去當看護，平時救濟同胞，戰時到戰場上去救濟兵士，英吉利的南

秋

「丁格的故事，我不是跟你講過嗎？我看，你去學醫，倒是最適當的，……」
您的話，也許是不錯的，可是我却認為這些學問還不是救拔同胞和女界自立的第一
屠工夫，天下的事情，都有本末之分，假使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那是不論怎樣的學問，還
是沒有用的。

吳

（不服氣）既然您這樣說，凡事要從根本做起，這是最好的事了，但是女人沒有根本
學問，不能跟男人競爭，……

秋

（搶着說）大姊您又來啦，怎麼您聰明一世，今天會這樣不懂呢？我並不是說醫學看
護沒有好處，我祇說這些學問一定要在根本問題解決了之後，才有真的用處；現在中
國一萬萬的女同胞還是在不自由不平等、黑暗的黑暗裏面，不把中國弄得強盛，不把政治
弄得清明，她們怎敢從這黑暗解放出來呢？

吳

（多少有點感嘆）那麼你的志向太大啦，你主張的已經不單是家庭革命，而是……

秋

（笑着）大姊也許您看我太狂妄，可是我真的想這樣做。我想救女界，同時我也想救中國（仰望窗外，出神地）我清願做上斷頭台的法國的羅蘭夫人，是但我希望做得英國維多利亞獎章的南丁格……

吳

瓊卿記住了腳踏實地啊，別想得太遠啦。

秋

（站起來跳了幾步）不過，大姊我可以爲我的幹法，是最實際的譬如您有了一副菩薩心腸，要從火坑裏去救出一個可憐的女同胞，但是，能够吟詩作賦的妓女李蘋香祇有一個，而天下和地一揆的出賣身體的女人就不知道有幾千幾萬啦，你祇能救出一個李蘋香，你可不能救出千千万萬的可憐虫！大姊你有多少部蘆花，光的史記（笑了）但是能救一個，總也是一件好事。

吳 秋

大姊救一個人是枝節，救千萬人是根本！

（點頭）唔，您比我透澈得多了，不過，瓊卿，像你這樣的人，咱們中國太少啦，別人不懂

得您的意思，也許會將您看作新奇怪誕，不知世故的。

秋

（感動）大姊，你懂得我的心，看了這幾天的報，我簡直就耽不下去啦。我這番出去，除書之外，還打算多交結幾個朋友，自己放些眼力出來，揀幾個熱心熱血的真同志，將來

大家可以有幫助……

吳

看模樣您准走啦，妹夫真的肯放您放啊？

秋

我的性子就是這樣，講做就做。誰還管得他。

吳

真的要去留學，也得給此地的幾個朋友們知道，揀個日子，我給您餞行，好嗎？……綺雲

妹子知道了沒有？我去通知她。

秋

（小孩一般地愉快）好，好極啦，咱們可以暢快的談一下，這幾天我實在悶死啦。不過，

我就得走啊！

吳

忙什麼，這樣冷的天氣。（拌着火盆裏的炭）

秋 (笑) 您以為我這怕冷嗎？

(奶媽抱了小孩進來。)

奶媽 奶奶，王媽要我來問，小少爺跟官官的衣服，可要疊在一起？

秋 全給我收拾起來就是啦。

奶媽 老爺的……？

秋 別多說。(奶媽下。)

秋 大姊，您們不能跟我一起去嗎？南國先生有很多日本的知交，和您去一定很方便的，帶便，也可以開開眼界，我儘想，到了東京一定可以看到更多的畫報，那些禁畫，全是在東京印的。

吳 恐怕……

秋子 (搶着) 媽，我要一起去！

秋

（撫慰着他）你跟我回南邊去，外祖母，舅舅，在等你，你還記得，外祖母房間外的
那株大桂花樹？……採了桂花做桂花糖？……

秋子

（點頭）爸，

秋

（不禁撫然）他不去，……他有事。

秋子

爸什麼時候來接我們呢？

秋

（望着她不語，稍停）好孩子，到後面去玩吧，別後在媽身邊。

（天色漸暗，奶媽拿了貼着火的紙捲兒來上了燈，隨手帶了秋子下場。）

秋子

（回頭望着吳蘭石）大乾娘也同去？（下）

（吳目送了秋子下場之後，回頭來看見秋瑾黯然地低着頭，一只手無目的地在搖

着一張桌上的報紙，地點了點頭。）

吳

（多少有點故意地，突然地笑）噱囉囉……

秋

（抬起頭來）怎麼？（有一點驚，看了看自己）笑什麼？

吳

剛才聽您的話，我以爲您的心腸是鐵做的，可是看了現在這個模樣，才知道您的心也跟我們一樣的，是用血和肉做起來的。

秋

（站起來振作一下，帶着笑，多少有些解嘲的意味）大姊！您錯啦！假使我的心是鐵做的，那麼我的心就能夠冷啦，可是我的心老是這麼熱，（指着桌上的報紙）這幾天看着報，我的心簡直要炸啦！大姊！革命的人的心，本來是血和肉做的。因爲有血，所以熱得不能冷下去。

吳

（點頭）你真的打算將小孩們寄在老伯母身邊？

秋

在那邊我就可以安心。

吳

在日本住多久？

秋

那可說不定，不過最多也不過三兩年，我的經費不夠，況且這樣的時勢，誰能保得到！

吳

(鼓勵她) 那到可以不必耽憂，我跟綺塵一定得幫忙……也許，等您回來的時候，我可以到上海來歡迎您。

秋

好啦，我等著那一天，(一轉念，笑着) 可是大姑！您不怕嗎？那時候，我也許會變了一個
人呢！

吳

不，您是不會變的，您是好人，我知道不會變的。

秋

(笑着) 我的意思是說，在那時候，也許在您看來，我會變成更新奇，更怪誕，更危險，
不，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以為經過一次風霜，您就會變成更加沈着，更加懂事，那時候，
你的小孩兒脾氣就會沒有啦。

秋

(搖頭) 不，我不這樣想，我將東京看作一團火，我跳進火裏去，我想，我一定會更猛烈地
燒起來……

吳

跟你打個賭好不好？誰料得對。

秋

(天真地) 好，(兩人拍手心打賭) 祇是您的輸是定了的哈哈。

——幕——

第二幕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正月

上海賣家渡吳蘭石別墅

秋瑾

吳蘭石

徐綺廬 二十八歲，秋瑾女友

徐浪華 十七歲，綺廬之妹

呂萌 二十五歲，女友

王金發

僕婦及其他

面落花園的餐廳，左手是一排玻璃窗，透過窗可以看見盛開着的臘梅花，及其他假山樹木等等，正面是供桌，書畫陳設，左手前面帶斜地安放著西式的寫字桌，旋轉椅子，右手裏面是通餐廳的門，掛著門帷，右手是古玩架，花盆，半西式椅子……暮啓時，舞台無人，餐廳笑語之聲可聞，接著，吳蘭石，徐綺塵，呂萌旦該且走地登場……

呂 (回頭看了一眼，若干顧慮地對吳) 大姊，兩年前您跟瑞卿打的賭，看模樣是您輸啦。

徐 (站住) 淑華，淑華這兒來坐！

徐 (從裏面出來，站著) 我要聽他們講啊，怪有趣的，別這麼孩子氣。

呂 (問淑) 秋先生跟這位……陶先生講些什麼？(低聲地)

淑 在杭州監牢裏的一個老革命黨……陶先生去探了監……(正要講下去)

秋瑾聲 小妹妹！來啊！

（淑華很快地奔回去，下。大家各自就坐。）

吳 （對呂）您說我跟瑞卿打的賭是我輸啦？

呂 可不是，她方才講的話，不是跟兩年前一樣嗎？

徐 那兒止一樣，兩年前祇是講，現在（放低聲音）她要實際幹囉！

吳 也許是我輸啦，可是現在看，這也是很自然的。

徐 對啊，整個兒時勢，不是變得很快嗎？革命黨在南方，已經是燎原的火一樣了。

吳 別說道中間隔了兩年，就是同在一個時候，我從北京到了上海，就覺得風氣有點兒不一樣，在北方，看不到一本批評政府的書，可是在上海主張推翻滿清的書報就隨地都有啦。兩年前，講一句立憲也算大逆不道，可是今天吶，馬相伯不是公然的可以打電報給王爺府，要求從速宣布立憲年月了嗎？

呂

徐

呂

徐

呂

徐

（接上去）這我也感到，可是咱們的琉璃姊妹……

（攔住她）別再叫她琉璃啦，她連名字也改啦，我上次叫她琉璃給您講了好一陣，說什麼「琉璃我」的卿字，聽了就討厭……

好啦，那麼叫梅蕊，不，索性跟東京留學生一樣的叫她鑑湖女俠吧。（攔護前面的話）咱們這位鑑湖女俠不僅跟着時勢走，而且走在時勢的最前面，她在日本的舉動……您是說去年的留學生風潮？

可不是，留學生風潮的時候，她當了敢死隊的隊長，幾千個留學生裏面，沒有一個不知道有這麼一位女英雄，革命黨的秘密會，她沒有一個不加入，留學生的紀念會，她沒有一次不參加，她參加的會，沒有一次不演說……

在日本那到不相干，問題是在中國（對吳）大姊，我沒跟您講過吧。前一次，我跟她在半淞園看見了一個帶着日本妓女的留學生，在這種時勢，當然看了不舒服，她就很不

客氣地走過去，用日本話跟那留學生說——說了些什麼，我當然不懂得，後來那留學生面紅耳赤地走啦，那妓女還跟她吵嘴，引得很多的人來看。

吳

（憂形於色）哦，我最替她耽心的就是這一點，非但不知道隱藏，還好像唯恐傍人不知道她是革命黨，講話不肯讓人爲了一點兒小事情使人家過不去！況且（不露下去）

（舉座默然，一刻。）

徐

（另找話題）大姊，您看了她近來做的詩嗎？

吳

（懶散地）還不是跟她的行爲一樣。

呂

我倒以爲她的詩，做得不及她的白話文，女報上的那篇敬告姊妹文，做得好極啦。

徐

對，這篇文章倒是一個例外，寫得很婉轉……（對吳）您看過了沒有？（走向後方供

桌上，去拿了一本女報來）

吳

（接過來，翻了一下）不行啊，這樣小的字，不戴眼鏡……

什麼，大姊的眼力，連這樣的字也看得嗎？

呂 徐

那還不是抄什麼楞嚴經抄的（從吳手中拿過來）好啦，我唸一段給您聽……

「我最親愛的諸位姊妹！我雖是個沒有大學問的人，却是最熱心最愛國愛同胞的人，如今中國不是說有四萬萬同胞嗎？但是那二萬萬的男子已經漸漸的走向了文明的新世界，而我們二萬萬女同胞，還是沈淪在十八層地獄裏面，一層也不想爬出來……」

「」

呂

聽着，我說的好文章就在後面這一段。

徐

（制止她）別打岔啊。（提高聲音，繼續唸）「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得光光的，花兒朵朵扎的簪的戴着的，綢兒緞兒滾的整的穿着，粉兒白白，脂兒紅紅地抹着，一生祇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全靠着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地順着，氣虛兒是悶悶地受着，淚珠兒是常常的淌着，生活兒是巴巴結結的做着（感慨的語調）一世的囚徒，半生的

牛馬，試問諸位姊妹，爲人一世，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

吳

（感佩）寫得不錯，比這些薛、露的詩好得多了！

徐

好文章還有啊，聽啊，——「這些花兒兒兒兒，好比玉的鎖，金的枷，那些綢緞，好比錦的繩，

吏——

呂

（插一句）咱們秋姊姊的問官獄吏，可早已經推翻了……（話未完）

徐

（止之）噤。

（後廳送客之聲，大家聽着。）

秋聲

——廉夫人這邊我給您說一句就得啦。

聲

那麼您快動身，愈快愈好。

秋聲

一定的。（二人談話聲漸遠）

淑

(很高興地登場)客人走啦。

徐

您老是不懂事，人家談話的時候，……

淑

(不等她講完)姊姊，您知道，秋先生南洋不去啦。

吳

(望着她)什麼？

淑

方才那位客人還來了一封信，說是安徽一位姓徐的寄來的。

呂

(很快地)徐錫麟？

淑

(歪著頭想了一想)是吧，請秋先生到紹興去教書，她答應啦……

秋

(秋連興沖沖地拿了一瓶洋酒登場，穿著和服。)

吳

大家躲在這兒幹什麼？這兒還有酒啊！(看見大家望着她)什麼？為什麼望着我們？在說什麼？

吳

(笑着)在說兩年前跟您打的賭。

秋

（感到興味）唔，您們說我輸啦？

吳

那兒的話，輸的是我吶，他們全這麼說。

秋

（扯一張椅子坐下）那倒要聽一聽，從什麼地方看出來？我這人變成更新奇，更危險啦？

吳

全東京的留學生都將你看作一個女英雄，你的演說，你的詩，還有您的名字……

秋

（笑着）我的詩也能够表現我嗎？

吳

那當然，我把您的詩給南園看了，他笑着說，璿卿還是一個小孩，「冰雪聰明」，可惜的是「鋒芒太露」

秋

唔，（點頭）從他看來，這批評是對的，我也很歡喜他的詩，譬如那有名的「夕陽穿樹補花紅」，這樣的詩真是好極啦，可是，在我，這樣的詩簡直想不到。當我倦下來的時候，或者沒有幫手，感到寂寞的時候，我也想把自己安靜一下，到什麼山裏去，做做他一樣

的詩，可是……（不勝感慨之態）

我方才說，你的白話文，寫着比詩好。

秋 呂

（看見徐綺塵手裏的女報）噢，看了女報嗎？（隨手將女報接過來，靠近吳蘭石）對啦，大姊，跟您說，到今天為止，您還不會輸，可是從今天起，您才真的輸定了。（興奮地站起來）諸位姊姊！今天我有了一個新的決定，我要幹，幹出驚天動地的事來，把整個的中國都改過！（自己倒了一杯酒，舉起來）今天是我的一個紀念日（將酒一飲而盡）（大家被她的話怔住了。）

吳

這話怎麼講？

秋

爪哇不去啦？

吳

到那兒去？

秋

回紹興。

紹興那有什麼……

吳

聽我講哪？（制止了方才的興奮）我到日本去的時候，您不是勸我學女子師範，和看護學嗎？那時候我跟您爭，可是到了東京，我還是聽了您的話，我學了師範，學了看護，回到中國來，也還想從喚醒女界着手，辦教育，編女報，一點兒也不新奇，一點兒也不危險，對啦，在這一期女報上，不還有我翻譯的一篇看護學教程嗎？可是大姊結果呢，還是證明了您的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

吳

爲什麼？

秋

辦教育吧，學校的大權柄，全抓在那些刁鑽頑固的紳耆們手裏，添一門功課，請一位教習，也得受他們的干預；辦雜誌吧，更不必說，女學報辦了四期，辦不下啦，這份女報也許三期也辦不到。

呂

你不是在招股嗎？

秋

那是更可笑啦，分送了兩千份招股書，到今天連一個字的回信也沒有。

吳

爛爛，不，趙雄，（笑）焦躁是沒有用的！您得耐心的幹下去，女界裏面開通的太少，您得

把眼界放寬。

徐

（接上去）對啊，幾千的留學生裏面，難道也沒有熱心的……

秋

（搶着）熱心的也有，可是太少啊！留學生，我真不敢講，到日本之後，第一件使我痛心的就是留學生的腐敗，他們的目的，是在拿文憑，爭地位，回來之後，不是洋行買辦，就是賣國官僚，真的肯替國家求學問的，實在太少啦！

吳

可是，我以爲你的看法太悲觀，不論怎麼說，中國是有進步的，前兩年，不是講立憲也犯罪嗎？可是現在，連湯壽潛也組織「立憲公會」啦！

秋

在進步，這是對的，可是使中國進步的是什麼？是湯壽潛嗎？革命黨爲着反對專制在砍頭，在流血的時候，他們講過一句話嗎？他們躲在什麼中丞什麼制軍的幕僚裏面，吟詩

作對，直等革命黨的血，造成了全國的輿論，清朝皇帝也不能反對立憲的時候，他們才大搖大擺的走出來，組織立憲公會。他們是國民的領袖，立憲的功臣！死了的革命黨，那是暴烈份子，該死的東西！（興奮起來，又滿滿地酌了一杯酒）

趙雄，這外國酒是很利害的，你……

徐

（一飲而盡）這些人很聰明，中國就壞在這樣的聰明人多得可怕！

吳

（冷冷地）可是，他們來參加，不是比不參加好得多嗎？

秋

不過我總討厭這種聰明人！

（暫時沉默）

吳

（慢慢地）那麼你的意思……

秋

我以為中國這種狗睡得太熟啦，現在單靠敲敲鼓，打打鑼，是不會醒的，一定要打一個響雷，放一把猛火，纔能嚇醒他……

吳 (顯笑着) 您打算放這一把驚天動地的火嗎?

(一個僕婦拿了一張名片進來)

僕婦 秋小姐,有一位姓王的……

秋 (看名片高興得站起來) 來啦! (對大家) 黑着放這把火的人來啦! (對僕婦) 就

請到這兒來吧! (走向門邊去接,大家睜着眼睛望着)

(秋興奮地迎上去,呂與徐驚異地悄悄私語,王金發登場,向大家一禮,大家的眼光好奇地集中在他的身上,王趕前與秋握手。)

王 (高聲地笑着) 秋女士!……聽人家說,我還以為您是一個三頭六臂的女英雄……

哈哈……

秋 這話該是我說吧,六年前,我就聽人說,咱們浙江有這麼一個秀才出身的大強盜。(笑)

(大笑) 彼此彼此。

秋

（向大家）我來替大家介紹，這位是——

王

（搶着）我自己說吧，被人家叫做江洋大盜的王金發（笑着，脫俗地坐下）

（一種驚惶的表情，籠罩在各人的臉上，淑華躲在她姊妹身邊。）

秋

（對王）給您這麼一說，小妹妹就害怕啦。

王

（對淑）怕嗎？

（淑華搖頭。）

王

好啦，咱們也握握手！（伸手過去，淑華一半是害羞一半是胆怯，退縮到吳蘭石身邊。）

秋

（侯婦端了茶。）

（望了一望那瓶洋酒，對侯婦）再拿個酒杯來！

（侯婦拿酒杯，放在王前面，秋給酌一杯。）

王 好啦，咱們講正經話吧。

（呂與徐與做了一個眼色，站起來，但是秋很快地看懂她們的意思了。）

（扯住了呂的手）怕什麼！（對王）講吧，都是我的好朋友。

王 陶先生來過了？

秋 （點頭）去啦不多一刻。

王 事情講好啦？您能去嗎？

秋 當然去您呀？

王 我就是爲了這事情來的，那好極了，那邊要您去把各方面的關係結起來。

秋 學校方面……

伯蘇（徐錫麟）早佈置好啦，姓孫的校長是個糊塗蛋，什麼也不知道……唔，行李上用的封條給你帶來了沒有？

秋

（想了一想，從和服袖袋中摸出一個大信封來，裏面是三五張印着「大通學堂長條謹封」字樣的封條）這封條？

王

對，我還兒（指着他方才進來時帶來的一包東西）有點東西，請放在您的衣箱裏面！

秋

（立刻會意了）好。喝酒嗎？（舉杯）

王

（喝了）名不虛傳，好酒量！

秋

（又各酌了一杯）各處的情形怎樣？

王

（搖頭）太散漫，一點兒沒有連繫，東邊起來的時候，西邊不知道，直等東邊被打平啦，西邊才響應，這樣的繼續下去，會把我們的地盤全打掉！所以您得趕快去。

秋

楊卓林到南京去的結果怎麼樣？

王

（吃驚）您還不知道？早給砍了！

秋

（一驚）砍了？

王 在南京那邊的機關前三天已經破了！黃克強祇逃了一條命。

秋 （黯然）那麼您看這邊的事情應該……

王 得趕快組織起來；浙江的基礎很不壞，溫台金華一帶的會黨，都已經講定了，大通學校的畢業生，在各縣辦了團練，軍警學三界，也都有了聲氣，您此番得先到上八府去走一走，把各地的關係接好，……

秋 您打算浙江單獨的幹起來？

王 不！（將凝神而又胆怯地聽着的女客們望了一眼）金華先起來，等省城的兵調過江的時候，紹興和杭州同時響應，能把杭州佔了最好，否則從金華處州出江西，伯蓀在安徽就可以動起來……

秋 好極啦，准這麼幹！（舉杯喝酒，已經有幾分醉意了）祇要浙江安徽打下來，……（回頭看了一眼吳蘭石）大姊，這個驚天動地的霹靂響了嗎？這一把火……

吳 競雄您——

徐 (差不多同時的) 競雄我不希望您——

吳 這不是太冒險嗎?

秋 哈哈,要把這獅子驚醒來,總得有人去冒險啊!(有點兒酒意了)這種危險,湯壽先跟

譽是不肯去冒險的!

徐 不,你不一定要冒險,這兒一樣的事情要幹啊,譬如女報,你難道真的辦了一期就放手?

秋 這就請你辦下去,好嗎?你也得做一點兒事啊!

徐 不,你還辦不好的事,我能辦嗎?況且……

吳 競雄我也希望你在上海,你是女界裏少有的人才,你不能去冒這樣的危險!

秋 (反問似的) 人才,人才不管國家做事,要人才什麼用?等亡了國給洋人當奴才總管?

吳

不，明知道有危險，爲什麼要去……

王

（插一句）諸位也不必看得太嚴重，她的事情並不怎樣危險，那邊的知府實屬還是

一個出名的新派……

吳

但是，我對於她（望蒼秋）的行徑總有點兒不放心，舉動和常人不一樣，講話不留意，內地風氣沒有開，一點兒小事情也會大驚小怪，別的可不用說，譬如你身上的那把刀，給關卡上查出來，就有點兒不方便……

秋

（從腰帶裏取出那把一尺長的倭刀來）在外國，別說小小的刀，就是七響九響的手槍，也可以隨便帶呀，……好吧，（對王）跟您那包東西一起的藏在箱子裏。

王

倭刀？（接過來看）日本買的？

秋

（望蒼秋）大姊，別這麼怕呀！今天是我的新的開始，您們得鼓勵我，爲什麼老說這些沒氣力的話呢？（看見呂萌低著頭來看那本女報，走上前一步，牽了她的書）女學

士別處看看，看我舞刀吧！（從王手里拿過刀來）

徐

（悄悄）酒喝醉啦！

吳

不，這是雄的豪氣！

（秋束一束帶，舞起刀來，大家著望她，舞了一回，把刀收了，大家拍手，再滿滿地酌了

秋

一杯酒，舉起來對大家高聲地）

今天是難得的盛會，聽我唱一個歌（大家拍手和之，唱——）

秋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

願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

責任在肩頭，恢復江山勞素手！」

（舉杯一飲而盡。覺得太興奮了，驕然的坐下來，大家喊好，呂和徐低聲談了幾句，徐

走到她後面，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

徐姊姊！您果啦吧。休息一下——

秋（驟然而起）那兒的話，我沒有醉！（此時女僕正在沖茶，對女僕）李媽把我的行李拿出來！

呂（吃驚）什麼？

呂到那兒去？

秋（醉態可掬）我沒有醉，我得走啦！王同志咱們走吧！

吳（走過去扶着她）癡癡……

秋（向大家）我走啦，再見（高聲地）他們等着我，打一個驚天動地的雷，放一把驚天動地的火，使整個的中國都改變……

吳癡癡……綺羅妹子，您來扶着她……

——幕——

第三幕

第一場

一九〇七年六月初四日

紹興大通學校內

秋瑾

王金發

程毅 大通學校教員

徐頌揚 同校學生

錢應仁 同

時：處：人：

呂植松 同

王植槐 同

蔣紀 內線好細，大通驛員

李益哲 新軍第一標標統

親兵學生衛役等多數

舊式學校的會議室，中間是長方形的會議桌，陳設簡陋，壁上掛著許多鏡框照片之類，正中掛著一幅對聯，漢墨寫著「競爭世界」，「雄冠全球」字樣，右手前方是通其他教室的走廊，左方後面是通教員室的門，前方是一排玻璃窗，開著越窗可以看見校園中的花草，聽得到一陣陣的蟬聲。下午，十九個重要學生和教員緊張地在聽取蔣紀（繼雲）從蘭溪帶回的消息。秋瑾坐在會議桌的一端，以手支頤，全副精神注意著蔣紀

的答話。

程 (很狠地) 那麼你到蘭溪是五月念八日？

蔣 念八晚上。

程 秋銘領要你去傳達的命令，是改期六月初十起事，你爲什麼擅發號令，要他們在當天晚上發動？

蔣 我到蘭溪，他們念八起事的計畫已經定啦，金華失敗之後，官場很慌恐，蘭溪已經有了

到省城去請兵的消息，加上聽到了徐錫麟首領在安慶失敗的消息……

住！(追詰嚴酷) 你說到蘭溪的那一天是念八晚上？

不錯。

程 (帶着冷笑) 伯孫在安慶起事是五月念六，(指桌上的報紙) 消息傳到紹興，是六月初二，你在蘭溪居然能在念八以後聽到安慶的消息？(其他的學生們動搖，將眼光

集中在蔣紀身上)

(狼狽)不，那是……有人從安慶逃來……

(不等他辯解，對大家) 協領諸位同志，看模樣，咱們六月十日起事的消息，也已經洩漏啦，初十離今天還有一個禮拜，難保當地官廳不會先下手來對付我們，況且金華蘭、漢武義都已經失敗，蘇縣的革命軍已經退往東陽，紹興、樊籠盡撤，孤立無助，即使初十起事，對於大局也沒有多大的好處，所以，我主張同志們應該很快的退出紹興……

(意外)退出？鮑仙這是您講的話嗎？(憤激地)我們命令同志們去衝鋒陷陣，可是

到了危急關頭，自己倒反輕輕的逃走，這能對得住許多死難的同志嗎？我，到死也不走！明知危險而不走，對於革命是沒有好處的！

危險？革命黨的性命，豈得這樣的寶貴嗎？

很寶貴！革命黨決不作沒有代價的犧牲！

蔣程

秋

程

秋

程

秋 退出的代價是什麼？

程 保存我們的力量，不放棄對清清的敵對！

秋 臨陣退却是革命黨的恥辱！

程 （冷靜地）孤注一擲也決不是革命黨的光榮！

（學生們動搖甚，有人竊竊私語。）

錢 協辦！現是事情很緊急，我們可以走的路，祇有兩條，第一是暫時退出，第二是不等初十立刻起事！

（突然的一個聽差的從走廊登場。）

聽差 校長，杭州派人送來的急信。

程 （很快地接過來）唔，武備學堂來的（走過去遞給秋瑾）

秋 （拆封讀）「……皖案消息抵抗，省城震動，月杪貴福徽服抵省，聞有與趙紳湯壽潛先

等密謀解散大通之說，（漸低）……（終於高聲地）今晨已派帶新兵一撥來紹，惟恐新兵與黨軍通謀，臨行兵士隨身所帶各物，均被搜盡……」

（學生中有數人耳語，亦有私行潛出者。）

（決然）劉仙，投臺還有多少子彈？

五千發不到。

五千？

程 上個月實彈演習的時候消費了……

秋 後證槍呢？

程 三十二桿。

秋 將槍械和子彈分配給全體同志！

（遠遠地騷擾之聲，大家驚愕。）

聲一 打死他！

聲二 胆小的東西！

（一個學生上來報告）

學生 協領，有兩個怕死的傢伙從後面泗水逃走啦！

秋 （一抹悲涼的感情掠過她的額面）諸位同學，同志，這是我們最後的關頭，我們平常

講獻身革命，現在已經是最後犧牲的時候了。願意跟我在這兒死守的快去領取槍彈，不願的不必私逃，儘可以大膽地出去！

（全場紛亂，有人奔出，亦有人激昂地發言。）

錢

協領！我們死也不願離開學校，願意跟大家一起的戰死，但是散在各處的同志，還有等待六月初十起事的命令，我們不能讓全浙江的基礎，完全地消滅，我們一定要趕快通知，一方面派了到上海去……

呂 徐

「不通知也沒有關係，我們立刻起事，佔據紹興，各地聽到消息，自然會起來響應……
杭州和上海在這種緊急的情形之下，即使派人去也是沒有用的，我的意思是一方面立刻準備，趁清兵未到之前起事，一方面趕快派代表到縣、武義去找王金發、紹康，要他們趕快回兵接應。」

呂

「好，事情不能慢了，現在立刻決定，派人到縣去……」

錢

「那方面情形，最熟悉的是……」

徐

「對於各地會黨情形，程先生知道得最詳細。就請程先生很快的就去……」

蔣

「（出於意外地）不，我反對！」

徐

「為什麼？」

蔣

「就因為顧仙知道得太多，萬一路上出了毛病，那不是全浙江的隱患，全給……」

程

「（先聳耳聽着。這時候不等他話完，將他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你敢侮辱我！你以為

我被捕了會講出黨內的祕密來嗎？

徐

（冷冷地）方才還是那樣的愛惜生命，被捕之後的事，有誰替你担保什麼？你這狗東西！（要撲過去打他，被錢羅攔住）

蔣

秋

聽我的命令（指程）你立刻動身，去找紹康、王金發，要陳群的革命軍立刻反攻諸暨、蕭山……

程

（很快地）那麼學校呢？

秋

假使清兵來打，我們當然反抗！

程

杭州的兵，快已經到啦，我們還能等待嗎？三十二桿槍，能敵得一標兵嗎？

秋

這早已不是勝敗的問題，而是應不應該的問題。

程

這種聽死的辦法，不應該，我不同意。

秋

你不去？

程 到了這種時候，死還不是很容易嗎？但是我相信，（昂然）現在這不是我們死的時候，死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蔣 （冷笑）嚶嚶……

程 （很慢地回轉頭來）你，你以為我怕死嗎？……

（話未完，一個學生帶了一個商人模樣的老年人登場。）

學生 協領縣方面派人來啦！

（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那人身上。）

秋 縣縣來的什麼字號？

來人 「源」字！

秋 表記？

來人 （除下手上的金戒指）B！（呈上）

秋 叫什麼？

來人 (出人意料地大笑起來) 哈哈，裝老頭子把腰也僵痠啦！(用手拉下化粧的筋，

挺一挺腰，用手反提其背)

(同聲地驚呼) 王金發！

秋 (站起來，握着手) 您怎麼來的？

王 哈哈！還不是走來的嗎？

秋 從那兒來？

王 從杭州。

秋 杭州？你們的軍隊呢？能打回來嗎？

王 東陽義烏一帶，中間給沈洪山的兵隔斷啦！

(學生動搖。)

各地的情形……？

王 慢，且別問；你知道了杭州派兵的消息沒有一標兵已經渡過江啦！一會兒就知道了。

秋 打算怎辦？

王 假使來打，我們準備抵抗。

秋 假使來打？你以為他們也許不來打嗎？

王 我不相信他們會派一標兵來攻打一個百十個學生的體育學校！

秋 錯啦錯啦！你還不知道嗎？張會敗，賈福拿大通學校的問題去跟湯先商量，他大聲地說，這樣的人不殺，還殺什麼！你別以為賈福跟你表示好意，替你寫這麼一幅對聯（指掛着的那副對聯）就是真真的新派，這些狗官爲着升官得祿，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的！

（學生有逃走者。）

秋（沈思了一下）好，大家聽着，事情到了這樣的田地，一切都聽同學們的自由決定，願意走的可以跟王先生到縣去，……

王（不等她講完）你啊？你不走？

秋（決然）我不能走！這件事情的失敗，是我的責任！殺身成仁，是革命黨的本色，伯蘇的消息傳來之後，我早已經有了決意啦！

程死，能够減輕責任嗎？

王（憂事情）憂事情！你不能這樣做，事情急啦，趕快走，中國的古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幹的機會可多啦！

秋不，這次失敗，各地同志們的血可已經淌得多啦，他們勇敢地成仁取義，我自己倒反臨危逃避，今後革命黨還有信義可以講嗎？

王 那麼你打算做第二個漢奸嗎？給他們抓起來，十年二十年的關在監牢裏？

秋 不，我早有了決心（用手取出藏着的快刀）

王 啊！想不到你有這樣的優勁！你從前的那些仁義禮智的舊書唸壞啦！

程 （誠懇但是堅決地）協領最後的一句話！自殺表示你放棄了對滿清政府的敵對！表示你承認了自己的失敗！

秋 （悲痛地笑著）我們的同志多得很吶！他們一定能够繼續我的事業的！（忽然憶起一般地走向教員室，回頭）你等一等！

（全場混亂，學生有拿著槍械準備抗戰的，有狼狽地準備逃走的，程毅與王金發密談，王用他銳利的眼光對冷靜地坐著不動的蔣紀寧望了一眼。）

（拿了一本簿冊登場）這是我化了兩個月工夫編起來的浙江各地同志的花名冊，是絕對不能給別人知道的，你帶在身邊，萬一這兒的計畫完全失敗，你就想法帶回上

謝去交給陶先生！

蔣

（看見名冊，走過來，對秋）不，王同志在江浙一帶案子太多，帶在他身上太危險，……

王

（用一種開頑笑的態度）帶在我身上危險？丟在這兒安全？交給你安全？

蔣

不是這樣講。認識你的人太多，……（差不多要用手來奪取名冊）

王

您要？（將名冊向他一送）交給你？（蔣起阻怯地伸手來接，但他很快的一只手拿出手槍來對住了他）可是他不肯！

王

（對秋）走吧！

秋

（堅決）你別勉強我！

王

真的不走！

秋

（點頭）你好好的幹（伸過手去）

王

（很快地和她握了握手）我走啦！（將手裏的一根手鎗交給她）這送給你！

（很快地下場，幾個學生跟着他走。）

王聲

哈，你做你的聖人，我做我的強盜？

（舞台上只剩秋瑾、蔣紀程、徐頌揚、錢應仁等幾個人了，秋悲涼地對剩下的人們

望了一眼，當纔看見程毅的時候。）

秋

你爲什麼不走？

程

我不走，我還有要幹的事情。（很快地從地下揀起一把方才學生們丟下的刺刀，走近

蔣紀）你這狗東西，我先得了結你，革命黨裏而有了你這樣的人，才會有今天的……

蔣

（逃到秋瑾身邊）什麼，到了這樣的時候你還要跟自家人作對？

程

自家人？你是——（一把抓住他，齊聲說）

蔣

（惶急地扯住了秋瑾的裙子）我……我要走啦，給我一點兒盤川……

秋 什麼，這時候向我要盤川？

（程殺正要趕過去的時候，外面喊聲大作，撞門聲，喊殺聲，鉦聲齊作，程殺等分頭奔出，程殺丟了蔣紀，跑向走廊，鉦聲愈密。）

蔣 （緊緊地扯住了秋蓮）給我盤川，給我……

秋 你！（用力地掙開，用手槍對住他）站開！（躲在窗框下，閃鎗迎敵）

蔣 （將桌子推翻，躲在桌下喊）在這兒，在……

秋 （忿然回轉身來）你這狗東西！（開鎗，子彈夾住，不發）

（這時候滑兵已經從左面花園裏進來，踰窗蜂擁而入。）

兵一 帶下！

兵二 不准動！

（其餘一擁而上，將秋蓮及蔣紀帶住。從走廊上，兵士押着程殺和受傷了的徐頌揚）

等登場，程怒目切齒，用足亂踢，兵士用槍托打。全身軍裝的標統登場。

李（氣呼呼地）主犯拿下了！

兵一拿下了！

李（將秋仔細地看了一下）唔，你是秋瑾？（秋瑾怒目而視，不答）好大胆！（回頭對兵士）亂黨全拿下啦？

兵二全拿下了！大門口拒捕的打死了兩個！

李好，重重的綁起來！死了的把頭砍下來，帶回去！

（兵士用繩索綁住秋瑾等，突然）

蔣（大聲地）輕一點！我是內線！

（大家望着他。）

——舞台迴轉——

第二場

同日深夜

紹興府衙門公廳

貴福 紹興知府

李鍾益 山陰知縣

章瑞年 會稽知縣

李從智 第一標標統

胡之楠 本地劣紳

秋瑾

程毅

時：處：人：

蔣紀

刑名師爺，差役等

知府衙門公堂，左方，是與觀客席成三十度角度的會審公案，正面後方是通內部的門，前方陳列着蕭靜迴避的虎頭牌，等等，再前是站立着的差役，刑具，右方前面，表示着公堂正門。公案上燃着已經點剩了的大紅燭，後方點着長腳燈籠，深夜的情景。

幕啓前，差役着力地打板子的聲音，但是好像打在石頭上一般的連一點呻吟的反響也沒有。幕漸啓，刑名師爺，蔣紀，蔣福坐在正中，兩邊是李益，李鍾，李璣，李璣年，刑名師爺反背著手站着，蔣紀坐在側案上，咬著筆桿發呆，案前跪着蔣紀，他的手足並未上鎖，蔣被打暈在地上，差役拿了一碗冷水在他頭上噴著。

章

好個強！這是第幾次啦？

差役 已經第六次啦。(再噴水)

(大自鳴鐘打三響)

李益智 倒是一條硬漢，從黃昏打到深更，打斷了腿也不講話。

程 (醒來，低聲的呻吟)

差役 凍大人，犯人醒啦。

李鍾嶽 (頻頻搖頭，不忍之態，對貴福) 卑職的意思，以為即使大通學校跟徐逆有關，學生

教員不一定都是同黨，……

貴 (一笑置之) 貴縣看得太簡單啦。(回頭對差役) 再問他，招不招？

刑 (走近一步) 程，說你何必這樣抵賴呢？快把事情講出來，就沒有你的事啦。

程 (抬頭，怒目而視，不答)

刑 (故意和顏悅色地) 快講出來，免得再吃苦，你幹了些什麼，蔣紀都已經替你供啦，抵

賴也沒有用！

（用銬住的手撐起上半身來，向四周看了一遍，重新倒下去，不答）

程毅：你不是秋瑾的死黨，你跟她意見不一致，你會同徐錫麟過關，這些事本縣都已經知道，所以你祇要從實講出來，你的罪就不很重，假使你不講話，那你就得跟秋瑾、徐錫麟同罪！

程：（好容易撐起上半身來，冷笑）我跟秋先生的意見不一樣，我不贊成她的幹法，我常常和她衝突，但是（新釘鐵鏈）反對賣國的滿清政府，反對你們這批無恥的官僚，咱們是完全一致的（喘息）

（拍案）胡說！（對李鎮、魏陰險的看了一眼）貴縣，你看！

（不理會他們）她是我的同志！咱們是同黨，我不抵賴，還問什麼？

（和顏悅色地）那就好啦，這問題現在可以不必講啦，現在祇要你講出一處亂黨的

蔣

地方來，就可以給你從輕發放（裝出懇切的口吻）你是一個生員，你懂得律法，你是一個有用的人才，在現今這種預備立憲的時代，各位大人一定可以格外施恩，說不定還可以替你……（搖頭擺尾）

（對堂上）稟大人，程翹仙知道的亂黨地方決不止一處兩處，浙江會黨攪鬧，他全知道，破案的前一點鐘，秋瑾還派他到各地去通知亂黨機關，定期起事，那時全虧小人反對，否則他早已漏網啦。

章

那麼你去勸勸他，叫他從實招出來。

蔣

（旋轉身來向程）翹仙到了現在，還抵賴什麼？（程先怒目相對，後來掉頭不理）你又不是三代以上的人，講名節有什麼用？白白地替革命黨送性命，何苦啊！我跟你老朋友……

程

（猛然地回轉頭來）呸！（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

蔣 你……（嘴裏講着，但是在那種烈烈的正氣前面，他也覺得自己的卑劣了，滿面羞慚地退了幾步）

（李鎮嶽感嘆，點頭。）

程 （一半旋向觀衆，感慨地）秋先生做人太好啦，不論什麼人都當作同志，這是好教訓！程毅，個強是沒有用的！你們黨亂黨的都怕死，但是本府可不給你痛快的死！瞧！這兒預備着給你受的刑具多得很！

（不答）

程 （再轉換話頭）據蔣紀口供，今天王金發到大廳來過一次，帶了一批同黨到陳縣去，對嗎？

（不答）

貴 你們的肖領，蔡元培現在到那兒去啦？陶成章呢？……除此之外，在本城還有什麼機關？

程

譬如說，跟秋瑾來往的朋友，她經常走動的地方，譬如……

（抬起頭來）她經常來往的地方，唔，那到有一處。

（大家意外地望著他，齊配畫筆展紙等待他的口供。）

貴

快說出來！（對書記）錄下來。

程

（慢慢地）在本城秋瑾走動得最多的地方，祇有一處，這人是湖州人（大家愕然，名字叫做費福，是滿清政府的紹興知府，……

貴

（連連拍案，）混蛋！這不怕死的！

程

（刑名師爺甚至李益智也禁不住笑了。）

貴

（不管一切）費福跟秋瑾常常見面，秋瑾從上海運來的槍彈，全由費福發給執照，費福還替大通學校寫過一副……（被差役按住了嘴）

貴

（對差役）給我重重的打，不打已經不中用啦！用刑法，無法無天，簡直是信……

！
縫紉！

（差役一人按住程毅一人拔他指甲，

程（忍不住的慘叫）啊！（暈去）

差役真大人，犯人又暈去了！

黃

（低聲地與章瑞年商量，卸裝着苦臉搖頭，從袋裏摸出銀來看了看時刻，帶下去！好的看管，別讓他死了！（又和李谷耳語了幾句）帶秋瑾！

（差役拖程毅下，其餘的差役吆喝。）

衆人
帶秋瑾！

（秋瑾被獄卒押着登場，頭髮散亂，兩手反縛，腳上戴着重鍊，但是態度自若，站立不跪。）

黃

（拍驚堂木）你就是亂黨首領秋瑾嗎？爲什麼這樣大胆，和逆黨徐錫麟共同造反，此

烈還有餘黨隱處？軍火藏在什麼地方？給我從實招來，免受刑罰。

秋

（向實福瞪了一眼）什麼，你不認識我嗎？爲了給文憑的事，上月底我還到這兒來過一次，大通學校，你也是董事，體育會購買軍器，是你給的護照……

貴

（大鑒地）胡說，我問你跟徐錫麟的關係，你爲什麼跟叛黨有往來？他是你的什麼？

秋

（冷笑着）我認識徐錫麟，正像我認識你一樣！在你問我之前，我國正要問你，大通的學生沒有犯罪，你爲什麼不問清由的帶兵攻打學校，屠殺青年？

貴

（被她突然地一問，證塞了，刑名師爺和他耳語）秋，你抵賴已經是沒有用啦，你勾結匪黨，圖謀不逞，蔣紀和程毅已經供得很清楚啦！（秋球以悲痛和憤怒的眼光將跪在地上的蔣紀看了一眼，此時李益智已經在公案上睡熟了，斬聲大作，實福故意的用驚堂木一拍，益智驚醒，書記竊笑）

刑

（這個人講話，永遠是似乎很懇切的）程毅好像對你有點私仇，所以他將一切罪故，

都推在你的身上，對於這一點，你得辯白一下，譬如說，他說你勾結陳炯明，王金發，趙錫，這一點，（望蒼實編）太公祖就不很相信，你是山陰望族，世代齊香，決不會有這種荒唐的事的，我看，你還是快把革命黨，光復會的事情講出來，只要你不是主動，現在這種預備立憲時代，對於你這樣一個女界難得的人才，各位大人一定可以法外施恩，從寬釋放，我看……

（李益智新聲又作）

秋

（充滿了憎惡的表情）你這些鬼話，祇能騙騙沒有人心，甘為奴隸的豬狗，可決不能欺騙有血性有節操的革命黨我……

貴

（秋瑾正要講下去時，癱住了，對書記）快，錄下來，看這賤人不打自招，自己就承認革命黨啦！

李益智（驚惶大大地點頭）好！

黃

好，你承認啦，你是革命黨，你要革大清帝國的命好傢伙，那我要問你，你是一個良家子女，世受國家恩典，為什麼不好端端的安分守己，要這樣出乖露醜，奔走革命……

秋

你問我為什麼要革命？那個可以講一講，（對書記）記錄下來，好讓千秋萬古的人知道，（向諸觀衆）自從滿人入主中國，已經三百年啦，壓迫漢人，屠殺無厭，在上荒淫無度，在下民不聊生，自從和西洋互市以來，頻年喪失國土，棄了安南緬甸，割了朝鮮，台灣，現在居然將你們（對黃）祖宗墳墓之地的滿洲也送掉啦！對外是割地賠款，無恥投降，對內是壓迫民衆，虐殺無辜，現在表面上說是預備立憲，實際上却是集權中央，這種獨夫的事制政治不推倒，中國……

（李鍾棟憤嘆，垂頭不語。）

黃

（不耐了）够啦够啦，這兒是公堂，不是演說的地方……

李益哲

（對黃）為什麼，讓演說下去啊！這樣的話，我從來沒有聽人講過……

貴

（笑）這就是革命黨的手段，嚶嚶，從來沒有講過的話，最聽不得，經了貴標統也會……

嚶嚶……

（回頭對秋蓮）現在你講，革命黨的內部有幾派，有多少同黨，準備什麼時候起事……（一個差役拿了一個紅帖兒登場，呈給貴福。）

差役

胡之楠老爺請見。

貴

（有點兒吃驚）這時分，他有什麼……

差役

說有火急的事情……

貴

請進來。（回頭對書記）方才的一段口供，記下了沒有？

書記

記下了，可是……

（胡之楠登場，褲頭鼠竄，金絲邊眼鏡，恭恭敬敬地對問官們唱腔。）

胡

太公祖爲民除害，太辛苦啦！

貴

有什麼緊急的……

胡 有一個非常緊急的消息，在這兒講……

貴 （注意）不妨，請講吧。

胡 （故作鄭重）方才據一個大通學校逃出來的聽差密報，革命軍準備在本月十日在

全浙各地大舉起事，剿盜王金發紹興已經潛入本府，……

貴 （緊張消失了）這消息本府早已經知道，並且已經電告撫憲，派兵彈壓啦。……

胡 （掩不住失望之色）是，但是紹興伏莽太多，還請太公祖格外戒備（一揖）同時，

對於大通一案，生員代表本城紳界，要請老太祖特別從嚴辦理，除出從逆黨徒理應軍

法從事之外，生員們的意思，以為紹興所有洋務學校，務必一律殲除，……

貴 這是什麼意思？……

胡 （頭頭是道）自從徐秋兩逆在紹興分佈黨羽之後，本城風紀大壞，秋兩日常男裝騎

馬，來往通衢，舉行什麼野外演習的時候，更是男女雜沓，不堪聞問，她還提倡邪說，判印

傳單，不是男女平權，就是交際公開。這樣的增長下去，詩書禮義之邦，將淪爲禽獸……

禽獸……禽獸（講不下去）

唔唔，可是辦學堂，開民智，這是上面的意思，本府……

（惶恐）當然當然，生員的意思，祇是秋逆所辦學校，一律加以封閉……（鐘鳴四下）

（不耐）我懂得你的意思啦，（作送客狀）

胡 貴 告辭，可是應行的時候好像突然想起來一點的）噢，還有一點小事要請太公祖幫

忙，（放低聲音，語態可掬）就是秋逆開設體育會的××街的房屋，本來是生員的一

家遠親祠產，後來被逆黨強佔，開設學校，此次——案結之後，還請太公祖特別……

（又是一排）

黃 〔至此才知道他的來意〕唔唔，這事情一定得……（突然的一個差役從外奔入，送

上一個密封的紙包。）

差役 同大人，院裏來的密電。

（貴翻接過密電，拆開看過，面色很快地變了，不再理會胡之楠，同秋瑾）

貴 秋瑾，你是革命黨，你要推翻本朝天下，你已經招啦，可是你在本城有幾處機關？有多少同黨快快招來！

秋 （昂然）革命黨的內情，你不必多問，問了也是徒勞！你可以砍我的頭，你不能變我的志！

貴 （電報捏在手中）很好，很強硬，你以為我不會砍你的頭嗎？我現在就砍你，這是張中丞來的密電，要將您就地正法！（全場視線集中在他手上）綁起來！

（李益哲、章瑞年和刑名師爺等伸頭過去看電報，李鍾繼依舊垂頭不語。）

貴 （按住了興奮）秋瑾，你還有要講的話嗎？

秋 （不動聲色）成仁取義，這是我們革命黨份內的事情，我的頭不會白斷，我的血不會

白濁，全中國的我的同志，一定會繼續我的遺志，中國婦女自由平等，中國民衆的解放獨立，一定會實現的！（回頭來）祇是對於你們這些走狗的走狗，可未免太便宜啦，你們

貴

（拍驚堂木）還敢胡說！

秋

本來，十年二十年之後，你們這些狗名字，就會像死猶死狗一樣的被人忘掉啦，可是現在，你們殺了秋瑾，殺了一個中國女界的革命黨，你們的臭名聲，可也跟著我而千秋不朽了！哈哈

貴

快，綁去斬啦！（對李鍾徽）貴縣就請您去監斬吧。

李鍾徽

（這時候從他臉上，可以看出義憤的表情）卑職對於這案子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在現在這種時候，更不該草菅人命

貴

（多少驚訝）什麼，貴縣對於院令

李鍾歡 這問題關係太大，卑職……

貴 (有點生氣，回頭對章) 那就請貴縣偏勞……

章 (阻怯地) 是。

(差役捧了秋瑾另一差役端了一盆酒食，放在她的前面，同情與欽佩之色可見。)

差役 這是規矩，你可以……

秋 (奮然舉足一躍，將食物猛烈地踐踏) 走！(差役擁秋下場。章瑞年向貴福行了個禮，隨着下場。)

(舞台漸亮，天快亮了，遠遠的雞啼。)

李益智 啊啊，(大大地打了個伸欠) 倒是一條好漢。

貴 (被引着也打了一個伸欠) 天快亮啦，咱們得去睡啦。

(李鍾歡慢慢地站起來，用袖子偷偷地擦了一下眼淚。)

(獨唱，舞台大白，燈炬無光)

難得這紅粉，暗送了金鈿，人生誰說是有

命運之神主宰？我也嘗有同情

-104-

酒了一鞠，淚雨熱，似眼淚，但是，誰似平

意不了，今天，這破曉，強看多少紅粉？多少

金鈿？

戲

劇

華倫斯太

(世界)

譯者

郭沫若

甲種一元

乙種七角

這是席勒戲曲技巧連續火純青之終所寫的五幕歷史劇

。全劇詩話美語，譯筆也盡保全了原劇的一切好處。

漢奸的子孫

(國防劇)

尤兢作

實價六角

包含漢奸的子孫(及)撤退趙家莊(兩個集體創作的獨

幕劇和「周聲」及「警世」等八個現實的獨幕劇。歷次

上演，都獲得最好的舞台效果。是國防戲劇的力作。

創作

梁允達

李健吾作

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

包含「梁允達」及「村長之家」兩個三幕劇，
是以農村中的剝削階級做題材的。

歷史

賽金花

夏衍作

一角五分

寫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時，一個妓女賽金
花如何脫離聯軍控制逃往西，拯救了北京
城的數十萬生靈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文學社

宋春舫論劇二集

(稿文譯劇集)

宋春舫作

五角半

小型

五里霧中

(劇作)

宋春舫作

文庫

石達開的末路

(歷史劇本)

陳白塵作

文庫

同春之曲

田漢作

實價五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售

行發店書活生

自 由 魂

每冊實價
外埠加寄費
二角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夏衍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貴陽新生活書店經售



活生

\$0.20